

T5763.6/3627(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第十一回

暗偷情枕上權消渴 明接客筵前暫了緣

却說英姐在祖母房中看見跌倒在地忙叫蘭姐
進來夾了起來送上床去蘭姐看着這般氣色心
裡歡喜忖道且耐他幾時想是不久就下土的了
仍舊和娘回到房中坐下過了一日只聽叩門的
敲蘭姐道想是爹來看娘的婆娘道自然是接我
回去為家下無人了說着一同出來問了一般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門前答應的是箇少年的聲音婆娘却是認得道
這是况家哥的般兒蘭姐聽了跑了幾步開了門
一看果然况家的接了進來婆娘也見了道你怎
麼得空兒到這裡來走上來的况家的道一來是記
念妹子要來問上好的二來聽得乾娘在這裡所
以敢造次上門的蘭姐見他長的越覺得白胖了
身上穿的甚是齊整不由的從心裡愛了出來又
是久旱逢甘雨的時節叫他怎不動情哩當下笑

嘻嘻的道哥兒幾年不曾會了這麼發福的樣只
說你不記得我們了竟還肯下顧這就是見你的
心還有我了橫豎我家裡是沒人的裡面坐去罷
說着大家一起進了蘭姐的房英姐看了不認得
蘭姐道哥是我娘的乾兒子英兒做了你的乾女
兒罷婆娘接着叫英兒叫况家的乾爹這英兒原
是箇伶俐的孩子口兒那有箇不甜聽見叫他叫
就乾爹長乾爹短的叫得不住口這况家的坐了

半晌蘭姐却是忍耐不住和娘打了箇暗號兒婆娘立起身來帶了英兒往外邊去了蘭姐望着况家笑道你今兒到這裡來可也是想急了麼况家的推到他身邊道一塊羊肉兒不得到嘴你說可急不急哩我的好知趣的妹上我們今日算定箇親罷說着攬返來親了箇嘴拉到床邊此時正是五月天時向暑衣服是單零的就兩下解了衣裳蘭姐一手摸着那話兒道這教這箇物兒有多時

不况家的也摸着他的陰處道幾時不曾進到這裡了說的淫情大作放倒蘭姐就幹那蘭姐連忙將兩腿架在他肩上抽的淫水兒流到兩股之下自己將布墊了抹了一遭况家的身子覺得力微了蘭姐叫他仰臥在床上那話豎得直上的蘭姐跨上身去學騎馬兒頑了一會子外邊英兒要來看娘婆娘拖住了他上那裡依急得哭了婆娘叫道英兒要進來了蘭姐還捨不得下來道我就出

來了說着仍舊睡下况家的樓住他重新上了他的身又抽了半晌方纔撒手蘭姐真是心滿意足那裡肯讓他去樓了一會起來對娘道况家哥今兒是留在這裡歇了婆娘道他初到這裡街上的耳目多恐其不便等他來熟了再留他罷明兒又可以來得了蘭姐沒奈何給他去了當晚無話到了次日况家的果然來走了一回自此之後婆娘回了家也時常的在范家走動只因范二的老婆

未苑不能成其夫婦一日是箇初冬的時候只見范二的老婆忽然中了寒邪又添了箇冬溫的病害了七日竟嗚呼哀哉的了這蘭姐託着他老子馬烏龜和况家的辦了後事送下了土過了有半箇月和况家的說了就叫他來成就了只說是無人倚靠坐家招夫這况家的便以范家做了箇家起來英姐見此時不叫乾爹直掙叫起爹來了自是過了幾年馬烏龜夫婦也死了蘭姐有二十七

八歲英姐將近十歲了這况家的也不過纔三十歲那知他色慾過重把箇身子弄虛了害了一場病起來那要緊的一件東西就似軟棉一般搥也舉不起這蘭姐出了許多的樣子那裡中用况家的自己覺得無顏以對就和蘭姐商議道人生在世只求的快樂就如我和你可真是快樂不枉活的了無奈得了這病看着誤了你的光陰我心裏也實在不安再過兩年你的光陰又過了豈不可

惜你有什么合心兒的儘慣和他快樂快樂我却是不怪你只要穩便些就是了蘭姐道你這話兒到好笑俗語說的若要人莫知除是己不爲又叫我做這事又要穩便這怎能勾理我想來到是徹徹做他一番就安排了下半世也還沒甚不值當的今兒這家業已是將近光了將來有什麼靠山的哩况家的一想這話也還不錯世間上綠帽兒也是人戴的那裡便損了英名兒哩當下商議定了

就鬧起箇門戶家裡催了兩箇婆子一箇上灶的
一箇做事兒的這蘭姐打扮得妖七嬌七的不時
來門前賣些俏兒不上半月四下裡傳道范二虎
的媳婦此時大做了昨兒見他立在門前到甚是
可看哩由此說到那些風流子弟們的耳朵中來
漸上的門前熱鬧起來他一箇人那裡應酬得來
聽得有箇揚州的莫麗兒是絕精的色藝就人上
尋人的接了家裡來又接了箇蘇州的什麼閨六

兒和蘭姐共是三箇粉頭人都叫蘭姐家裡是范
家從不見有說姓况的這况家到也暗地裡歡喜
蘭姐自己做得了意看着女兒也長的有箇樣了
想道再過三五年英姐上來可不又有了了一箇幫
手了麼免不得時常整理他修飾的像箇玉人兒
一般的這英兒却也受的打扮分外顯的嬌嫩起
來到了十二三歲眉眼兒已解得傳些情了話休
絮煩却說那朱應言自從范昆鬧了一場被白強

詐了十多兩銀子自己發了恨不做這些邪路上
的事他妻子又給他十兩銀子做生意於是死心
踏地的守了兩年生意也漸上做了兩百
銀子就把買賣做擴充起來竟成了箇局面一日
所得人說道范二虎犯了事連箇縣官都被他帶
累去了朱大心裡道我爲他兒子的事提着心兒
惟恐他知道了來尋事我如今這可把心放下去
了過了一日又聽得范二撞死在監裏那心下越

覺得開展了又聽得新任官因他自盡還要叅罰
哩現今詳文到部監着前任縣官和被累的許大
敲候回文便知端的又過了些時聽得回文新任
官罰俸一年前任革職許大報釋放寧家毛蟲兒
立時正了法後來又有人傳說范昆也死了他妻
子跟了箇舊相好的什麼姓况的了及到這馬蘭
如大開了門戶家裡到像與旺的賓客不離門也
就傳到朱大耳朵裡頭朱大回了家無事和自己

的妻子閒話道你知道那范昆家裡如今竟是怎
麼樣了他妻子道想是也不好哩朱大道他父子
遭橫事先後死了這范昆的妻兒就坐嫁招了箇
丈夫在家裡人說這人和女的未嫁在范家時節
就私合上了的這也罷了那知道况家的招了他
不是自己用的此時這根竿子已是豎得高上的
子說着笑了他妻子道難道討箇烏龜做不成朱
大道可不是這麼哩他妻子聽了心裡道這箇真

是古人說的不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
來遲說罷講了些生意的話次日未大正要出門
的時節來了三箇客人買他的貨只得留住坐下
原來他們這箇生意是外京的客來買貨賣主總
要備箇席款待他的朱大平昔也是這箇例所以
當下接了便要請他們吃飯客人知道有例的也
都看做當然的事於是坐了說些閒話三箇人道
我們前兒在院子裡吃了一次的酒那箇粉頭要

算縣裡好些的哩朱命可到過麼朱大道客人說的却是姓什麼哩三箇人道外邊謠說他是范家我們問他起來却姓况想是人都傳說錯了朱六聽了道若是這箇人家我們是知道的實在是姓范因爲這粉頭目今跟了姓况的所以改了姓外邊人只還認是范家哩其實是不錯的說着朱大想道橫豎是要請他們吃的不如就和他們到那裡去辦酒罷於是接口道客人既是說這箇粉頭

好我今兒就請到那裡坐七只是不恭些要客人們包含的三箇人謙了一會子大家起身一逕走到馬蘭姐家裡說了進去先是蘭姐出來接着倒了一巡茶又是各人一箇盞碗上裡放了幾箇松子兒大家吃過說了些趣話朱大也道了姓只做素不相識的樣子蘭姐却也不知他就是從前丈夫的冤家少頃莫麗兒聞六兒接着出來請叫了坐下都是打扮得十分齊整朱大看了詫異道怎

麼還有這兩箇的難道范二虎的女兒不成及問
了姓名方知是外邊塚來的既而又是一巡蓋盃
兒上來接着—箇婆子走過蘭姐身邊說道今兒
爺們辦什麼樣兒的東道哩請箇是好叫外面辦
去的朱大聽了忙向身上摸出兩錠銀子來道且
拿去辦着晚上一一起算賬就是了婆子應了一聲
走退來接了去這裡說上笑上的一時排上飯來
大家一桌兒吃了麗兒六兒先進去淨手衆人和

蘭姐說道我們今兒四位你這裡只得三箇人晚
上怎麼樣哩蘭姐道新近蘇州來了箇周翠兒是
我們這門姑娘的乾妹子人品比他強多着哩就
叫人去接來可不是四箇了麼搥叫快去接了來
說着和蘭姐進了門六兒房中他正在那裡添粧
哩香炉內點着些速香餅兒几上一箇磁人只見
那口裡噴出烟來香的撲人的鼻子蘭姐上前和
六兒耳邊說了幾句話就出去婆子送進茶來大

家吃了六兒道爺們莫笑我們不大潔淨衆人道
這樣水晶宮似的還說不潔真是造孽的話了正
在說笑着莫麗兒進來下邊坐的一箇客揷了他
的手兒一拉在自己膝上坐下道真姑娘我是留
住了六兒笑着可是我說爺們嫌我哩像莫姐上
就早有人定下他了上邊的客人接口道你莫吃
醋有我哩也就拉了去連着坐了一手去他袖裏
摸了半晌蘭姐進來笑道做甚麼這樣的親熱哩

你們也大急了麗兒道我看你是箇正經人今兒
斷不和人親熱的說着大家笑了蘭姐道請到我
的房裡坐上去莫要叫這臊貨要臉一手拉着朱
大道走吵朱大只得立起身來那三箇客人也就
跟着和麗兒六兒一同到了蘭姐房中那知他房
裡却早坐着箇嫩小嬌俏的人兒在那裡看他年
紀不過十四五歲生的却是長大一箇瓜子臉兒
兩眼盈七滿面堆着笑見了人忙站在旁邊衆人

見他那箇不噴七稱羨道這樣的女兒幾曾經見
過哩真是盧家讓爾三分俏西子羞他一段嬌蘭
姐見衆人驚歎笑着道這是小女英兒孩子家又
粗又蠢爺們不要見笑那裡經當得這樣的褒獎
哩大家纔知是他的女兒於是坐下英兒慢七的
拿了箇水烟袋兒各人送了一袋烟仍舊慢七的
走下來那雙手兒伸出來就似初出水的一節嫩
藕十指兒兒搵七的頭上兩鬟遠垂着些短髮他

輕七的舉起手來一掠坐在下邊衆人不轉睛的
只是望着他蘭姐方欲說話只聽婆子在房門口
來道奶七周姑娘到了蘭姐忙起身出去接了進
來果然是箇描條的粉頭勝似六兒品貌一箇客
見了道這是我了你們都先揀了的那兩箇沒
得話說道這箇自然是你的了朱爺不用說是老
板陪他朱大道客們儘着揀去我是不拘得的蘭
姐道朱爺我們本地人應該配本地人的他們是

別處來的也叫那別處來的配他說着捏了嘴笑
箇不住三箇粉頭笑着道這箇壞人開口就把人
開心你一時不討人的便宜心裡就過不去了六
兒向着客人道他總說你們是別出來的你們都
受麼三箇客道回來的時節託我們這朱命翻他
的位便是了話兒讓他說句也沒甚要緊的蘭姐
道阿彌佉佛我這位命再不拿人出氣的說的大
家笑了看七到晚外面點起灯來照的屋裡明晃

見的大家出去坐席各人帶下一箇粉頭吃了半
晌酒行起令來上坐的客道我們不會拉文的今兒
地要吃的足食足兵纔罷不許半塗而廢的有一
箇想哀而不傷就罰他箇三杯和萬事可是這麼
說衆人笑着應了他道這就我來行令舉起杯來
莫羅兒斟了酒他就乾了道我們是三拳兩勝輸
的吃酒贏的唱有不會的自己的姑娘代却是也
要吃箇三杯和萬事的於是合二坐的客划了三

杯輸了將酒吃過叫二坐的唱那客道只好周姑
娘代了我吃三杯罷翠兒就叫六兒吹着唱了箇
長情短情的一隻曲子二坐的又和三坐的客划
了起來三坐却又又是二坐贏的三坐的吃了酒
罷翠兒道這次却要尋別人代了莫麗兒道你到還
乖哩二坐的客斟起酒來道還是一客不煩二主
罷翠兒只得又唱了箇好姐七的一隻曲子然後
三坐的和朱大划朱大故意的輸了與他自已吃

的酒闖六兒代那客唱如此吃到有二更天衆人
道酒是不吃了我們還是歇了去還是走哩朱大
不好說走的道這是不敢勉強要聽客們的尊便
客們要歇我自然是在此奉陪的上坐的客道還
是改日罷今兒貨還沒有談哩大家就立起身來
婆子站在蘭姐背後朱大一眼望見拿了一包銀
子十四兩重遞與他道你拿去分上罷婆子接了
過去四箇粉頭過來謝了一般大家走了要知後

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獲異藥公子乍試方 破新瓜女兒初進喜

却說衆客和朱大出了門來走着說實的貨約了日期兌銀子交貨不在話下這裡蘭姐送了周翠兒一錠銀子打發他去了自己也落了五六錠銀子回道房中見了女兒因爲日間客們贊他的好分外的珍重他外邊的人傳了出去說蘭姐有箇女兒叫小英姐兒年才二八還沒有梳籠過的白

此又添了多少的客，總要來新這小粉頭一日來
了箇公子跟了兩箇篋片兩箇服侍的家人到來
蘭姐帶了女兒出去接客，門六兒莫麗兒也出來
見了客大家坐下說了姓這公子却不是別人就
是縣裡有名的鄉紳姓鄒的那篋片一箇姓屈一
有局面就另眼看待起來這公子只和小英兒說
些話並不來理論這兩箇粉頭姓屈的這人笑着
向小英兒道：「今兒你的喜事到了，真是造化，遇見

了這位英兒聽了紅了臉，低頭不語。蘭姐道：「老爺
們看顧他只是孩子氣，哩說着婆子出來請裏面
吃茶。屈籠二人陪了進來，鄒公子走到裡邊三箇
粉頭和英兒跟了進來，分上下坐下，却是絕精的
一桌茶碟子極細的銀針茶，闌送了上來，吃了些
茶，食龐爺道：「我們這鄒老爺今兒來到這裡，是聞
英姐的名兒來的，聽得英姐不曾梳籠的，帶了箇
元寶來替他取箇利市兒，說着回頭向那家人道：

可拿退來果真的家人送了箇五十兩的大元寶
上來蘭姐見了也就沒有不依的，笑道：「小女今兒
却還年幼，既是老爺垂盼，須得擇箇日子請老爺
來梳籠，他便下屈爺道：『只要你允了，就是擇箇好
日子，也不妨得。』說着，叫婆子拿子皇歷過來送與
鄒公子看。公子接來手裡揭開一看，道：『今兒是十
一，這十五到是箇上好的日子。』屈爺道：『正好了，又
是箇團圓的兆頭。』就是十五罷，當下吃了茶，坐了

一會子，排上酒肴，閨六兒和莫麗兒唱了幾套曲。
子屈罷二人又叫他兩箇吹着，請教鄒公子一隻。
公子頓開喉嚨，唱了箇翠鳳毛翎一闕。大家贊了
一氣的好公子，叫屈罷二人唱。二人道：『珠玉在前，
我們這有腔無板的那裡跟得上哩。』謙了半晌，只
得每人唱了一隻。公子道：『英姐如此妙齡，自是音
律好的，爲何不當進獻出技來？』英姐羞顏微露，低
了頭兒。蘭姐接口道：『小女從沒見過衆客，今因老

爺們到來方纔出面的孩子家怕醜所以問着話兒不會答應曲子是學了兩隻兒却還不曾到地今兒老爺垂青在他身上分外不好意思唱了容日再獻醜罷還是問如七莫姐七接了起來大家重復再唱他一隻說着笑了一聲道我這話兒真正六膽罰一杯果真自己拿起壺斟了酒乾過覆了一覆衆人見他說了都道罷了他又罰了酒我們說不得是要唱的問莫二人先唱屈龐二人後

唱。鄒公子又被衆人勸了一番只得也唱了又吃了幾巡酒這公子叫了家人上來道我今兒在這裏宿了明早帶了轎來接便了家人答應箇是一齊去了公子道莫姑娘陪了我罷向着屈爺道你要那箇哩屈爺道龐二兄先說龐爺又叫他揀兩箇秀了一會子公子道就說了罷那裡這麼謙哩屈爺聽了忙道既是龐二兄不說時我便是問姑娘了龐爺道我正要說范姑娘的可是天隨人願

麼說的大家笑了於是散了坐公子拉了英姐的手連着自己坐下摸着他的手笑道你可疼我是不疼我哩英姐微笑了一笑蘭姐道老爺怎麼這樣說只是老爺疼他些可知是他的福哩說着送上茶來各人的婆子跟在身邊伺候着又坐了一時公子站了起來道我們房裡去坐罷屈麗二人忙道莫姑娘過來陪了去一箇婆子拿着箇明角罩的燈在前一箇婆子提了箇小圓宮燈兒接着

來照公子進房莫姑娘緊上的跟着公子走到自己房中婆子丟了燈遞茶遞烟吃了一巡公子又坐着和麗兒說了些風情的話閉了房門外邊聽得公子安置了屈麗二人逸和六兒蘭姐進房莫姐自去宿了不題却說鄒公子和麗兒上了床公子道我是專要品簫的麗兒聽了覺得有些難色道這箇到有些不會哩於是伸手撫摸了一番竟是軟絮似的心下想道這却是個甚貨哩又不好

拂了公子的意只得勉強去啞了一會忽然與發
那知這一舉就似鉄一般又粗又壯到也稱意那
公子隨即伏在麗兒身上幹了起來麗兒覺得艱
澁異常忖道他這樣的物事英兒明兒怎麼經當
得起一頭想着頭將兩腿兒揸得開上的就了
兩就淫水兒漸覺潤了出來那話越見得壯大頂
了半晌方總進去了一半麗兒將手去下邊摸了一
摸、駭了一跳道怎麼還有這些那陰戶已是寒

得滿七的了真是從來不曾見過這副出格的材
料又驚又喜的任其抽送足有兩箇時辰這公子
的身體方貼着麗兒肚皮麗兒只道是盡沒至根
了俏七的又伸手去摸了那知還有半寸在外邊
麗兒不由的哼了、一酸道我的親爹七就是這樣
勾了公子道你可快活是不快活哩麗兒道快活
的緊又是脹得緊公子笑道這樣你就來打擲台
了麼麗兒心裡道今兒真上了他的當了明兒有

那箇能像這樣的來配我的哩不若服些軟莫被他弄鬆了。就笑着道爹上只是饒了我罷我實是不曾打過擲台哩留着我的命罷爹上明兒和英姐辦事怎麼樣子收小些纏好今兒連我都不敢當了公子道我在外邊頑了幾十年也不見有縣箇免戰牌的。昨兒聽見英姐兒要梳籠所以來這這裡看上他的膀子可受得起的。不意今兒你到我了。我可對你說却是半字不許告訴他的。麗兒

道我告訴他做什麼只怕他見了這箇貨兒就要半夜跑出房了。公子道那讓我和他講不消你管得了。說着緩上的抽了一會子。卧下了。麗兒道你的這箇東西必定是有甚藥兒的。你可告訴我罷。公子道沒有什麼藥哩。麗兒道你這就說謊了。那裡有箇要啞了絕舉的。既舉了又這麼漸上的大了起来。這可不是藥哩。公子道你要我告訴你也不難。還來替我啞上。我可就說出來。麗兒心下忖

道經一番長一智說不的要依他就將布兒抹了
那話兒又啞了一會子這回啞着便是硬的被他
一啞就漸軟了下去。麗兒心裡真是奇怪得緊公
子見他啞下不好隱瞞說道我實對你說這法兒
却是傳受的昨兒遇見一箇道人走着口裡說
道真丹鍊百年因緣真錯過來學還陽方一世消
災禍說罷望着我拱了一拱手道鄒公子前生終
今生始當下聽了不解他的話問道你說的是甚

麼道人說風流人說風流話你要學我這還陽真
方麼我那時不知好歹就說道願學的他又念了
不知多少的語更是聽不出來說罷遞了一顆丸
藥與我叫我吃了臨別念了四句什麼求不興
唾津發逢英合年二八我隨將那丸吃了下去却
是作怪要這箇東西舉了起來萬一不能的就想
他末後的四句話內中有箇唾津發想是要啞了
然後才發的他那後兩句明七是要和英組合的

話今兒問他年紀又是十六歲豈不是因緣前定
了麼麗兒聽了甚是驚疑道這樣說是叫你和英
姐做配的因何今兒和我鬧這一夜哩公子笑道
我是試上看的那知竟是不錯啞了方得發興做
過了事還要啞了纔軟這明兒就有了主意了說
着兩人笑了一笑睡下了次日鄒公子的家人
早已備了轎來接屈龐二人和公子一同起身約
了十五仍是三人到此歇宿蘭姐和六兒麗兒送

了出門麗兒想着夜來的話不敢洩露只看英兒
是怎麼箇接待看七過了兩日正是月滿良辰鄒
公子仍舊和屈龐二人到了原來青樓中女子初
接客的時節也同出閣的女子一般妝奩等物以
及床帳被褥俱是製辦的齊全這日也算箇喜日
子大家都要賀他名為梳籠又叫做上頭當下蘭
姐兒得過鄒公子的聘禮免不得和况家的商量
看辦了些妝奩什物出了箇房鋪設的齊七整七

起來英姐聽得鄒公子到了不好意思羞的不敢
出來蘭姐進到裏面道好姐兒不要這樣怕醜過
了今兒就是和姐上們一樣了英兒此時情實已
是開的聽了這話不知有多少好處在後面哩只
得依了蘭姐的話站起身來一箇婆子走來扶住
他挽了出來見過公子就下首坐了屈罷二人笑
道今兒看你更比前兒不同了那眉梢兒上都是
堆着的喜氣哩公子和衆粉頭聽了都笑了起來

英兒心裏也覺得歡喜只是不好見於顏色的微
微低着些頭越顯的那嬌嫩模樣叫人憐愛不了
少頃周翠兒到來替英姐賀喜接着又是什麼王
采兒吳蓮兒都是賀喜來的蘭姐款住就叫他在
此陪親也有認識公子的也有和公子有染的都
坐在一處說上笑上時常的來英姐身邊你也替
他掠上髮我也替他理上衫的照應了一日看上
到晚灯火兒點起似白晝一般排了兩席酒蘭姐

道老爺們莫見笑。我這是做慶的筵席。回來英姐兒還要敬鄒老爺一杯兒。却在房裡排了說着鄒公子坐了上席。翠兒和那來的兩箇陪了。下席兒屈龐二人和家裡的兩箇坐了。蘭姐自己插在上席。敬公子的酒。那三箇接着陪這公子。心裡想着踏花屈意兒奉承些不在話下。却說英姐到坐席的時節。婆子揔了他進房中。吃了些東西。替他盪勻粉面。再整衣妝。將一箇珠冠兒放在鏡台前。專

候公子進來。好上頭的。又停了一時。一箇婆子來說道。進來了。說着英姐站了旁邊。蘭姐陪着公子。來下一進了房。那香兒撲鼻子不散的。真是消魂。兩箇婆子將桌子放在房中間。齊上的排了兩隻紅燭。在下面。須臾桌子排的滿上的。都是些精巧的碟子。屈龐二人和衆粉頭接着進來。觀玩公子。道我們都坐下吃一杯。就是了。不必這樣禮數。我也不耐煩的。蘭姐只得請二人旁坐了。下面是翠

兒和英姐公子坐了上面翠兒道我代英姐敬罷
謝着站起來斟了公子的酒英兒舉站了一站屈
龐二人也斟了陪着吃過又吃了幾杯屈龐二人
覺得公子的酒有味道我們看上頭罷公子道酒
不吃了好得狠大家站起身婆子上來撤了席蘭
姐向公子屈了一屈膝道借老翁貴手替女兒上
頭罷公子挽住他自己到鏡台邊拿起珠冠來婆
子扶過英姐就近着公子叫他將珠冠上了頭就

接過來仍舊放在鏡台邊就卸了妝眾人出房一
箇婆子請姐兒沐浴英姐舉見了箇意兒婆子們
隨即收拾了也出得房來掩上了門公子想起前
日麗兒話來果真怕他半夜跑了出去自己過來
把門扣上了拉着英兒的手到床前坐下英兒羞
的臉兒低住了公子替他解了鈕扣兒露出粉白
的堂却是大紅滿花裝香的夾紗兜肚掩住身子
英兒舉上的將手來隔住他公子忙解了他裙兒

把他上了床自己脫了外褲也和袴兒上去道你
家媽上和姐七們那麽大方你怎麼這樣小氣哩
英姐微笑了一笑公子道你今兒疼我些我還有
許多的好處到你哩英姐聽了把臉歪了過去公
替他解了袴子他把身子捱了半晌方纔褪去了
半邊公子興發自己去了袴子暗上的抹了唾沫
在那話上面微舉起來就乘勢分起他兩腿對着
便利那知那一絲兒纔竟似堅城的一般難攻公

子儘力的一送英兒縮做一團那眼淚兒都疼的
來了却只送進一箇尖兒去將布兒在下邊一抹
已是紅了一塊子於是又頂了一下這一頂力却
太猛了些加着那裡邊的水潤着又滑一頂竟進
去了一半只見英兒叫了一聲咬啣那口兒緊閉
早已疼的暈了過去公子看了不見他再動一動
只道是到了好處就盡興的抽送起來雖是艱澁
却還活放覺得下邊水兒津上的潤着那物事越

顯強勁見那英兒口眼全閉忖道不看這箇小雌
兒竟這樣的知情架着他兩腿兒如棉似的軟嫩
兩股也似沒骨的貼住他真叫人魂都消了於是
又抽了一二百抽將口合着他要做箇呂字只覺
那氣兒却是冰冷的從鼻子裡出來方纔驚慌起
來忙下身來將他兩腿放下自己下得床來仍舊
去搖了他一搖那裡能動一動又將燈燭上床去
一照已是一絲兒氣都沒了當下駭得牙打的亂

了起來急上開出門換起婆子來且叫他莫驚動
了蘭姐且進到房裡來看這英姐不知死活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